

不朽的战士

浙江革命英烈传（第二集）

不朽的战士

浙江革命英烈传
(第二集)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

主编 高三山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不朽的战士

浙江革命英烈传(第二集)

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1万

1990年4月第 一 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1. 印数 00,001—15200

*

ISBN 7—213—00492—1/K·124

定价：3.65 元

本书编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濂方 冯宇甦

郑景元 俞渊平

序 言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来函告知，浙江著名革命烈士传记集《不朽的战士》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张爱萍同志已题了书名，嘱我为该书作序。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了第一集的目录，熟悉的名字、难忘的往事，引起我深深的怀念，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出生于江苏无锡，在浙江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杭州的国民党监狱里坐了三年半牢。杭州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摇篮”。在这里（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我认识了宣中华、沈干城、沈乐山、赵刚，以及王荷波、赵世炎、汪寿华等许多革命的前驱者，受到他们很大的教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浙江陆军监狱坐牢期间，我又直接受到张秋人同志的教导，他勉励我在狱中勤奋学习，使我逐渐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为从事革命工作所需要的有用知识。特别是张秋人、徐玮、曹仲兰等同志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更坚定了我与狱中其他难友们对革命的信念，永远激励着我们誓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正如张崇文同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的，我们都是从“牢监大学”毕业的。敌人想用牢狱来消磨我们的革命意志，想用屠杀来胁迫我们脱离革命；但结果恰恰相反，“牢监大学”成了一座锻炼革命战士的烈火熊熊的熔炉。

1983年4月，我到杭州，应邀参加中共杭州市委所组织的“狱中斗争”党史专题座谈会，心情十分激动。同死难的革命

先烈相比，我们这些人是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是先烈教育和激励了我们。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换来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缅怀先烈，目的就是为了鞭策自己，教育后人，使先烈的革命精神能世代地继承发扬光大，使先烈们开创的光辉业绩，千秋万代永垂不朽！

这套革命烈士传记集，是浙江省广泛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成果之一。书中所收入的烈士传稿，都是热心于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发于至诚之作。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正确评定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掩实，不虚构，不溢美，不苛求，考订史实，信而有证，如实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革命先烈们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不朽业绩。这本书塑造了浙江革命先驱者们光辉庄严的英雄群像，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重要史料，也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所介绍的先烈们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生在人民的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谨以此为序。

薛暮桥

1984年6月

说 明

《不朽的战士》第二集，收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省的37位著名革命烈士的传记。其中坂本寅吉烈士虽是日本人，但在浙江参加革命队伍并长期进行抗日斗争，还在浙江结婚安家，因此将他的传记也选入。本集的编排同第一集一样，以烈士牺牲的先后为顺序。

编入本集的传记，大多是近几年来浙江省地(市)县(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织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少数是其他党史工作者的著作。这些传记的写作，都有比较可靠的文献和回忆材料作为依据，作者们还对许多重要史料作了考证核实。

我们要求选入本集的传记具有真实、生动、朴实的优点，每篇字数不超过一万。为此，经征得作者的同意，我们在保存重要和生动史料的前提下，对有些议论抒情或一般化描写过多、篇幅过长的原稿作了必要的删节和压缩；对有些史料基础较好，而文字表达方面有欠缺的稿件，也尽可能地作了修改甚至改写。此外，由于本集篇幅有限，对有些来稿就不得不忍痛割爱，或暂时留存，等待《不朽的战士》第三集编者考虑取舍。请作者们谅解。

本集编选工作始于1987年4月，原打算1988年底以前编竣出版。由于编选工作量较大，远远地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加之我们的工作时断时续，所以直到今年8月才完成组稿和编辑工作。一部分传记经编辑加工后，曾作为征求意见稿发表在内部刊物《浙

江党史通讯》上。各篇传记在定稿付梓之前，又向作者征求过意见。在此期间，我们得到有关地(市)县(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如补充和核实史料等)；浙江人民出版社张克炳同志多次参加我们的编选工作碰头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帮助审阅全部书稿。向他们谨致谢忱！

编 者

1989年8月15日

目 录

- “穷人总有一天会出山的”
——李成虎传略 高三山 张介立 (1)
- 铁肩辣手
——邵飘萍传略 旭 文 (8)
- “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
——汪寿华传略 郑庆声 (18)
- “但愿此生有意义”
——徐 玮传略 张战物 (29)
- “且向百花头上开”
——郭风韶传略 高三山 吴伯钧 (38)
- 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柔 石传略 王艾村 (44)
- 功过英名在 悔恨人已逝
——雷高升传略 高三山 蒋寿平 周兴杞 (56)
- 激流勇奋进 逆境见赤诚
——费德昭传略 杨福茂 张 杰 (69)
- “参加革命，不盼长命”
——潘漠华传略 中共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 (76)
- “为希望而生，为希望而死”
——陈再华传略 李 华 胡提春 王濂方 (85)
- “亦留忠胆照人间”

- 陈寿昌传略 中共镇海区委党史办公室 (92)
- 人民法制建设的开拓者
- 梁柏台传略 陈 刚 袁相标 (97)
- 难忘的人
- 卢子敬传略 杨金宝 (109)
- 一门六英烈
- 胡氏六兄弟合传 林运表 林炳模 林炳忠 (120)
- 赤子之心 英雄之志
- 林电岩传略 吴伯钧 汤勤林 (126)
- 忠诚的共产党员
- 吴先清传略 赵子训 (130)
- 浙西雄鹰
- 邱老金传略 中共开化县委党史办公室 (139)
- 党的杰出政治活动家
- 宣侠父传略 金 戈 (146)
- 英勇御敌 尽忠报国
- 陈安宝传略 中共黄岩市委党史办公室 (157)
- 民族的号手
- 任 光传略 张秀铤 (163)
- 万里征途一女兵
- 金维映传略 陈雨信 (170)
- 浙南农民的“老大哥”
- 叶廷鹏传略 中共平阳县党史办公室 (179)
- 不屈的新四军女机要员
- 施 奇传略 毛维青 陈茂辉 (188)
- 杰出的战地新闻工作者
- 何 云传略 邵水荣 叶仙韵 宋镜人 (195)
- 文精武壮女中魁

- 孙晓梅传略 中共富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204)
- 为国捐躯 英名永垂**
- 朱 程传略 中共苍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212)
- 献身革命 百折不回**
- 陈 洪传略 中共浦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219)
- 杰出的抗日文化战士**
- 沈振黄传略 李剑平 (227)
- 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
- 郁达夫传略 贾 琳 (233)
- “国家胜于家庭”**
- 关 榕传略 周天孝 (248)
- 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医之第一人**
- 杨则民传略 杨 光 (255)
- 他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 坂本寅吉传略 中共义乌市委党史办公室 (268)

“穷人总有一天会出山的”

——李成虎传略



李成虎(1854—1922)，浙江萧山县人。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全国最早的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因带领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同年12月，遭到军阀政府的逮捕，不久在萧山狱中被凌虐致死。

李成虎出生于萧山衙前乡西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系甲寅年所生，属虎，故名成虎。他幼年丧父。由于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在战乱中，他和弟弟

成蛟跟着母亲讨饭为生。成虎稍长后，就随母亲下地靠种租田为业，母子终年劳苦才得以糊口。兄弟俩很晚才娶亲。成虎成家后生有一男二女，男孩叫张保，是他48岁那年所得的。成蛟因无子女，就领养了一个儿子。起初成虎对弟弟的这一行为不满意，后来见领来的侄儿能勤奋地帮做农活，于是恢复了和弟弟的友爱。

1921年4月，同乡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回到衢前筹办农村小学校，开展农民运动。这时李成虎已68岁。沈家是萧山有名的官僚地主，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影响。成虎和沈定一虽是同村，但平常很少接触。这年4月，成虎兄弟与村里农民因托沈定一帮助催讨安昌油坊老板上年赊欠的油菜籽钱，开始常和沈定一会面。但是，油坊老板因做生意蚀本，无钱归还，而李成虎等租赁的田上又急等施肥，他们急需买肥料的钱。因此沈定一便慷慨解囊，拿出自家的一笔钱分给成虎等农民。给钱时，他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这是你们种我底田的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其他农民拿到钱都感激、高兴地走了，唯独李成虎听了这话，激动得失声痛哭起来。他手捧着40元钱，眼泪滴在钱上，哽咽地说：“我看得这注钱心痛啊！”

为了发动农民开展斗争，沈定一常对农民说：“一根麻杆容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还说：“我好比蟹墩，僚（你们）好比蟹脚，这样爬起来就着力哉。”在沈定一等人的教育启发下，李成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成为村里觉悟最早的农民之一。他也常对农友们说：“我们种田人之所以苦，就苦在各顾自己，地主来逼租就没有办法了。三先生（指沈定一）说大伙要团结起来，我看这是条出路。”

这年5月青黄不接之时，一些粮商乘机哄抬米价，农民们怨声连天。李成虎怒不可遏，在沈定一的支持策动下，他解下自己的围身布缚在竹竿上当作旗帜，率领农民去砸米店。沿途吸引了许多贫苦农民。他们先砸了沈定一的内弟开设在坎山的周和记米店，接着，翻过莫家岭，经长巷、瓜沥，将沿途哄抬米价的粮店都给砸了，迫使粮商很快恢复了原价。不久，连日天降大雨，洪水淹没了田里的稻苗。农民们心如汤煮，为加快水流，都要求拨去河港里的拦鱼的竹箔，但遭到养鱼的官绅们的极力反对。一

天，绍兴县知事来视察鱼塘，李成虎闻讯，就带领一批农民赶去和县知事辩理。成虎理直气壮地质问县知事说：“究竟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鱼重要？”县知事语塞，终于被迫同意农民拔去竹箔。接着，成虎又率领农民通过说理斗争，夺回了被绍兴县官绅霸占的萧绍界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这些斗争的胜利，使李成虎和农友们进一步鼓起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8月，沈定一和衙前农村小学校的教员们为了推动附近各村农民运动的开展，先后在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和塘头等地发表演讲，号召农民尽快团结起来，为“废除私有制度”、“实行土地公有”而开展斗争。他们说：“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你们应争回被夺的权利”。李成虎十分赞同沈定一等人的演讲。他既是每次演讲的积极召集者，又是一位忠实的听众。每逢要演讲，他就上街一边鸣锣，一边高声招呼农友说：“今天有三先生的演说，我是听过他几次演说的，他的话是句句不错，大家都该去听听。”演讲开始后，他常坐在台下，“目灼灼地一声不响，有时立起来，用严肃的态度维持听众的秩序”。在李成虎召集下，四乡赶来听演讲的农民人数一次比一次多，从开始的百十来人骤增至数千人，特别是在山北的演讲，附近二三十个村的农民都赶来听了。于是，沈定一等人的演说内容也很快地传遍了萧绍广大农村。

这年盛夏，李成虎等听说长沙农村有个“大荒会”的组织，是专门吃大户的，他们私下议论也要成立这样的组织。成虎找沈定一商议，沈定一十分赞同，他建议农民应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因此，从这时开始，衙前村农民便秘密地酝酿组织农民协会。成虎是办农民协会最坚决的人。办农民协会要有领头的农民，他自告奋勇地说：“头，我来做，我老了，不要紧的！”他还对大伙说：“好，要大家好，有，要大家有，要少交租有饭吃，就要办农民协会。”有的农民胆小怕事，问成虎：“公公，这样搞起

来会不会闯祸？”成虎说：“不要怕，有祸水我担着！”他又说：“只要大家心肝齐，怕什么？我们这么多农民，如果官府来抓人，大家都去，监牢里关不下这么多人的。”在李成虎的积极串联、组织下，衙前农民协会终于在这年9月中旬建立起来。

9月26日，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筹备，衙前农村小学校正式开学。第二天，在衙前东岳庙召开了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发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提出：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共14条，其中规定：“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经过民主选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瑞张等六人当选为农民协会委员，李成虎还被选为农协议事委员（不设会长）。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萧绍地区的农民听说组织农民协会可以少交租，无不奔走相告，踊跃仿照衙前筹建自己村的农民协会。因此，各地农民来衙前索取《宣言》和《章程》的不绝于途，开始时每天总有五六百人，有的步行，有的摇着出帆大船，由于来往衙前的船只太多，有的河港被阻塞。这时沈定一到杭州出席省议会去了，李成虎等农协领导人就负责接待从各地来衙前的农民。这些农民久闻三先生的名，吵着非要见他不可，有的还一定要请三先生等去演讲。李成虎见状，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会见三先生，以为这件事是三先生发起的，其实这件事正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并不是三先生一人的事。你们只要一村村地自去团结，团结好了再说话，用不着发哄！”农民们听他说得有理，也就不再坚持了。因此，凡要求入会和索取《宣言》、《章程》的农民都先排队，逐个登记，秩序井然。各地农民拿到《章程》和《宣言》以后，兴高采烈地说：“这张纸头可是个宝贝，是减租的把柄，地主来收租，拿出来一照，地主就没二话了。”有的农民一时拿不到《宣言》和《章程》，也非要衙前农协给出张字

据才放心、肯走。在李成虎等人的组织下，在短短的一二个月中，萧绍平原的农民群众奋起响应，相率建立农民协会的村子共有82个。在这基础上，11月24日，还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

秋收稻谷登场后，李成虎为首的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作出了“三折还租”（即按原租额的三折交租）的决议，随即贴出告示。决议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15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时要佃农负担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提出种当年地，还当年租。这个决议减轻和保护了农民利益，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响应。因此，减租风潮很快席卷了萧绍广大农村。地主豪绅咒骂农民协会是“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表面不过抗租，内容不可思议”。上书当局要求乘现在减租刚起，尽速派兵予以镇压。这时，各地不断发生扣留和捣毁地主收租船的事件；有的不法豪绅因强行逼租，遭到农民的围追痛打；有些村农民协会还联合起来，组织了1000余名农民到绍兴、萧山“跪香请愿”，要求当局体察民情，下令减租。萧绍地区风起云涌的农民抗租减租斗争，很快震动了省城杭州。浙江省长沈金鉴闻报，立即以军政两长名义，派军警过江弹压。

12月18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在衙前东岳庙开会，李成虎正在招待各地赴会的代表。突然，130余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会场。在庙外的家属见状呼救，要求解围，军队竟鸣枪威胁，还挥舞枪杆，打伤农民三人，捕去单夏兰、陈晋生和龙泉阅书报社管理员孙继良等三人，并搜去各村农民协会委员总名册。反动军警根据搜到的大量《章程》、《宣言》，认定其内容“确与现行法令抵触，其主旨是打破阶级资本主义”，就下令对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按名迅究，悉数拘拿”。被列入拘捕名单的有李成虎等500余人。反动当局认为，各地农民协会源出萧山衙前，“而衙前之李成虎等人，是鼓动最烈，为该会最有力之人”。于是布置重兵于衙前。邻里和亲友都劝李成虎出外躲躲，但他哪里肯

听，仍旧为农民协会的事奔忙。妻子因害怕，把他的东西找出来东藏西藏，其中一些就被她私下烧掉了。儿子张保劝他说：“别人进农民协会依旧得闲做工，独你把身子都送给协会了吗？怎么你整天价连饭都忙得没工夫吃。现在事体败了，你还是躲躲开吧。”成虎说：“你懂得什么，这正是我应该做的，大不了头落地就完了。怕什么！”当初办农民协会时，成虎的妻子就劝过他：“伢管自，苦些算哉，做做吃吃，闲帐少管些。”成虎回答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为大众的事体。你勿用管我！”

12月27日，成虎在田里耙泥时，被密警捕去。那天下午，地保带来两个陌生人，自称为组织农民协会要找李成虎。他的14岁的小女儿不知是诈，就把在田里上麦泥的父亲叫了回来。成虎见状，知道是来捕他的，就说：“去便去，有什么！”当时他还赤着双脚，那两个人就把他推到船里载走了。在这前后，“萧绍两县农人被拘捕入狱者几百人，亡命者动万”。萧山县知事庄纶仪见捕到李成虎，立即传讯，并给他戴上18斤重的铁镣，投入狱中。李成虎身陷囹圄，惨遭非刑，始终坚贞不屈，他说：“要杀就杀我，不用多罗嗦，穷人总有一天会出山的！”最后，他以绝食相抗争。翌年1月24日下午，李成虎终于被凌虐致死在狱中。他临死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来探狱的儿子说的：“其余没有人了吗？”成虎死后，他身上的衣服和送去的棉被都被狱卒剥去，只剩下一套空壳棉袄裤子和一条空壳被子。他的遗体由儿子和同村人用船载回。他生前没有拍过照，在他的遗体停放在廊檐下的门板上时，沈定一的儿子沈剑农给他画了一张像留下来。最后，由沈定一出资，将李成虎遗体葬在衙前凤凰山麓。

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衙前农民运动最终失败了。李成虎牺牲后，上海工商友谊会曾派代表专程来衙前凭吊李成虎，并在凤凰山顶立了一块“精神不死”的纪念碑。在沈定一给他修的考究的墓道石坊上刻有楹联两幅，一幅是“吃苦在我，成功在